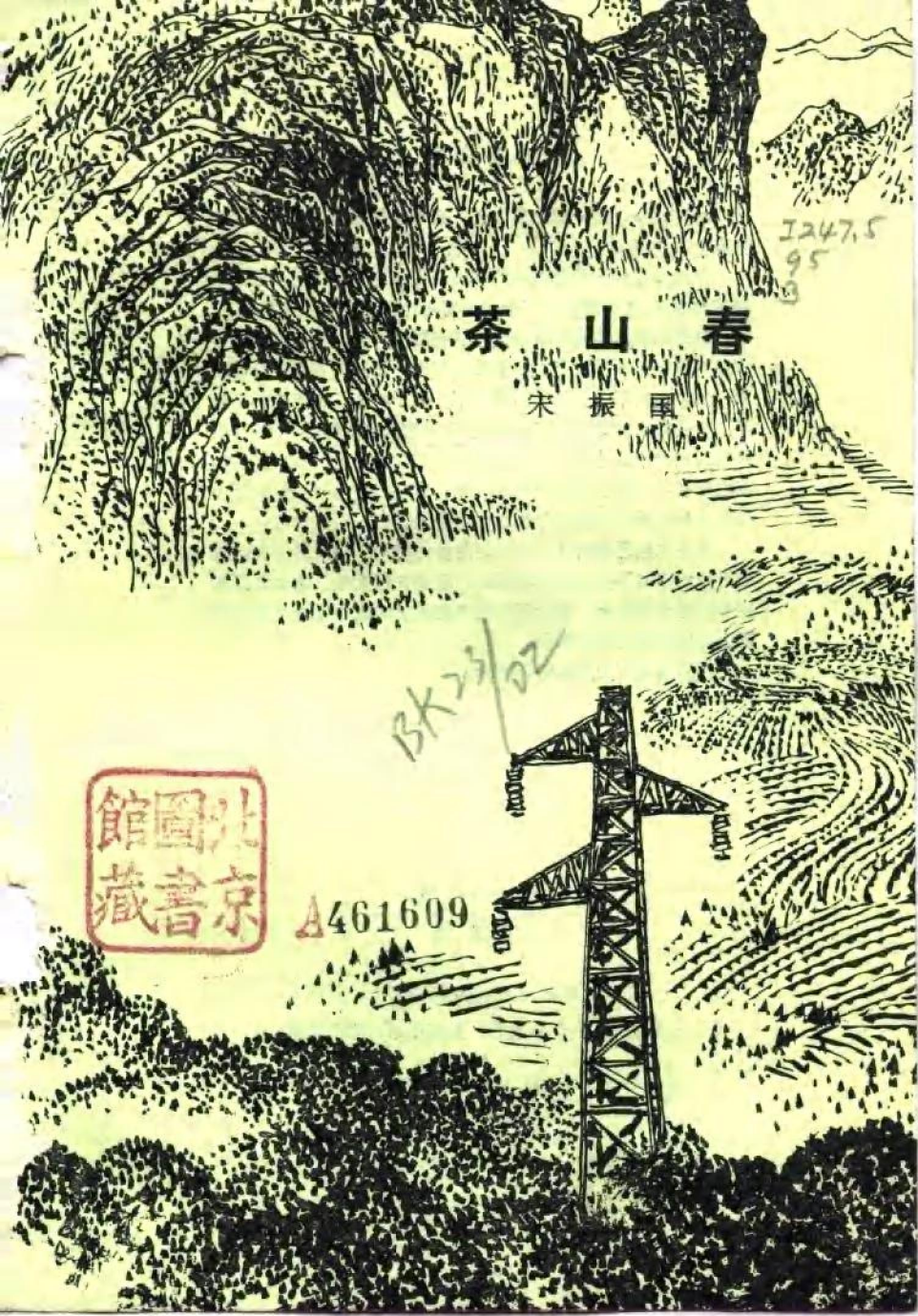


# 茶山春

宋 振 国

5



1247.5  
95

春 山 茶

宋 振 國

BK 229/02



A461609

茶 山 春

宋振国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54,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02·653 定价：0.53元

## 内容说明

《茶山春》，是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知识青年在茶山锻炼成长的故事。

作品通过对生产建设兵团某知识青年连队在江南山区开荒种茶的描述，热情颂扬了广大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革命精神。全书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紧密围绕开山引水问题上两个方案的争论，以生动有力的笔触刻划了一群知识青年的正面形象。他们在贫下中农的关怀帮助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揭露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在沸腾的三大革命斗争中，也锻炼了他们自己，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闪现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有力地证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作品主题思想明确，并且以曲折的情节、朴实的语言，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女知识青年杜红、老贫农邢大爷、革命干部宛指导员等英雄形象，描绘了他们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展示了茶山绚丽多姿的生活画面。

作品适合广大知识青年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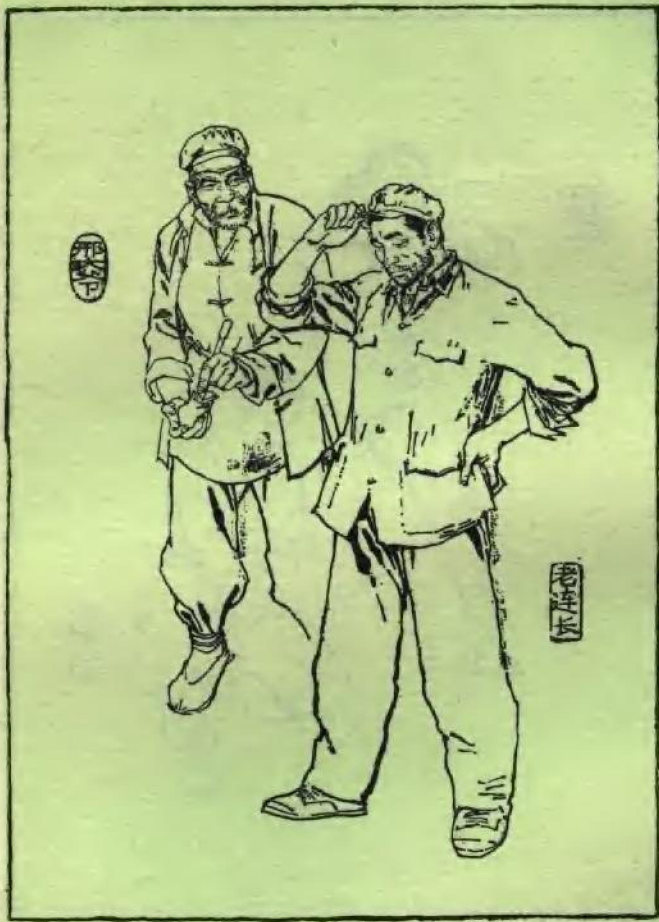






宋明輝

宋明輝







# 第一章

---

春天的翠云山谁不说美！到过的人都会觉得比画上的颜色还鲜艳、还浓。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翠云山上更是充满了朝气，生机盎然。

清晨，薄雾给茶园披上层层云纱。几十里翠云茶山在徐徐的晨风中，千层绿，万层雾，连绵不断，象云中的海，海中的山。朵朵山花披着雾纱，点缀在层层绿浪中，显得十分别致。

这时，从山中小路走上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军人。他身背背包，神采奕奕，饱吸着茶山早晨特有的清香，健步上山。

路旁火一般的杜鹃花挤着开，争着放，映着刚跃出的一缕缕彩霞，红中撒金，鲜艳可爱。露珠儿在茶树叶尖上滴溜溜打着转，不时滚落在下一层叶尖上，摔成无数的珍珠。他不觉放慢了脚步，完全陶醉在面前的诗情画意里……

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斗生活。解放战争中，他曾转战在大江南北的群山丛中。在朝鲜战场上，他曾和英雄的

朝鲜人民一道严惩美帝侵略者。回国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三天前，他从支左单位回来，部队分配他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于是，他又踏上了新的征途。现在，他仰望着十里茶山，想到自己即将在这里战斗了，不由得心旷神怡。他走着，想着，看着，真想唱支歌。他曾经创作过歌，他觉得应该写一首赠给茶山建设者，但又感到还没有到时候，这些建设者们在怎样地战斗呢？从师里来时，他参军时候的指导员、现在的师政委杜刚同志就跟他谈过：“到茶山去吧，跟这些小青年在一块战斗吧，生活吧，他们会把你的年纪减掉二十岁，也许，你还会跟他们在一块唱哩！”是呵！他觉得，这些想象中的年轻人可能就象这面前的杜鹃花，他们在哪里，哪里就能开花，哪里就红火。杜政委还说：“他们现在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是嘛，青年人本来就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呵！想着，瞧着，他觉得眼前一簇簇的杜鹃花就象一团团的火在燃烧一样，这火一般的杜鹃花不正是今天幸福生活的象征吗？这是革命前辈用流血战斗换来的火红年华。他停住了步子，喜爱地弯下腰想折一枝杜鹃花，忽然，山上飞出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十里茶山千层绿吔，  
十里清香锁不住，  
十里山歌响天外吔，  
十里战旗迎风舞。

.....

多么豪迈的歌声！他直起身朝山顶望去，晨雾遮着，歌声虽近，见不到人。他整了整背包，朝着歌声走去。

歌声继续唱着：

知识青年到茶山吔，  
象初春的茶苗逢雨露，  
沿着光辉的五·七路，  
咱志在茶山绘宏图哟。

.....

他听着歌声向上走着，到了半山腰，茶树稀疏，山石逐渐多起来了。晨风拂起阵阵松涛，象浪潮拍击海岸。往山顶望去，马尾松密了，杜鹃花更浓了。

歌声停住了。

他朝四下一望，右侧出现一片乱石坡，只有几株杂树在风中招手。他朝这片乱石坡顶一瞧，一块陡壁上出现了一个身影，一个体态轻盈的女孩子攀在一个大石缝里不知在干什么？只见她不系保险绳，却象钉子钉在石缝上一样，灵巧地把扒出来的东西放在小瓶子里，然后又“嗖嗖”地往上攀。

军人急忙登上坡顶，伸手拉了她一把，问道：

“小同志，采的什么药呀？”

“治山的药！”

姑娘甩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回答，一边把挎包放在

地上。

这时，军人才看清，这姑娘清瘦的身材，圆圆的脸膛，高鼻梁，浓眉毛。虽说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可她那锋利的眼神，却给人一种豪爽和坚定的感觉。姑娘穿着一套旧军装，好象是改制的，合身、贴体，一举一动，都很稳健、利索。

姑娘可能考虑到刚才对军人的回答太冲，通红的脸膛上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对军人又点头微笑了一下。好象是为了表示一点歉意，然后又忙取出挎包里的小瓶子整理着，还从挎包里拿出一张图，图纸上红颜色，绿颜色，蓝颜色，有些地方上还画着不少圈圈点点的石头蛋哩！

军人打量了一下小瓶子里的东西问姑娘：“这好象是红山土嘛？”

姑娘点点头，嗯了一声，又取出笔，把小瓶子上的号码往图纸上填写。

“弄这土有什么用途？”

姑娘把图纸放到膝盖上边填边回答：“治山还能不研究土？”

军人会意地说：“你是搞化验的吧？”

“你怎么知道？”姑娘停下笔瞪大了眼睛。

“给我猜着了，是么？”军人笑着说。

“哈——，告诉你吧！我是山下连队的。”姑娘扬着眉毛又反问道，“解放军同志，你是——？”

军人耸耸身后的背包说：“我姓宛，是刚调到这个团

的。”

“那太好了！”姑娘兴奋地说，“茶山越来越红火了。”

“刚才唱歌的是你吧？”老宛又问。

姑娘微笑着默认了。

“跟谁学的？”

“跟邢大爷学的。”

“唱得不错嘛！”

“我们连队的战士们都会唱。”姑娘有些骄傲地说。

“噢！”老宛点了一下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杜红。杜鹃花的杜，鲜红的红。”姑娘回答的一板一眼。

老宛沉思了一下，想，这姑娘可能是个知识青年了，不知怎么搞的，初次见面，老宛就感到这姑娘身上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便又问道：“杜红同志，这山顶上能不能种茶树？”

“怎么不能种？杜鹃花开的地方都能种！”杜红望着眼前盛开的杜鹃花坚定地说。

“现在怎么没种？”老宛边问边想，说不定这姑娘就是为了开垦这片荒坡打前站的呢。

“会种上的。”杜红指着乱石坡说，“人家大寨人能治虎头山，开出七沟八梁一面坡，这点乱石坡——”杜红说着还有点轻蔑地笑笑，“难不住我们。”

“这么高的山坡，种茶可不是那么简单吧！有水吗？”老宛对姑娘的回答，发生了兴趣。要知道，他是第一次来到

这里，既然要在这里战斗，就需要马上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呵！

“喏，你来看。”杜红朝山顶走了走，指着远处说，“几千顷平山湖水在等着我们哩！”

老宛也跟着来到山顶，一望，果然不错，重叠的山峦间，一片高湖在晨光中，白茫茫，雾腾腾，禁不住脱口说道：“好水呀，这简直是一座天然水库。”

这时，背后近处一个人喊道：“哎呀，老远的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副连长呵！”

两人回头一瞧，是个黑脸膛汉子，看样子有五十多岁。大概是这人个头不太高的缘故吧，尽管背上的粪筐并不满，可看上去这人背起来还带着劲。

“噢，是吴队长，你也来了。”杜红转身招呼着。

“大清早，我来山下拾粪，听见山上有人唱歌，我一听就知道是你在这乱石坡上，看样子你是又在研究这一带的土质吧！”吴队长说着放下粪筐，随手抹了一把络腮胡茬子上的露气，又说：“听说你们准备把乱石坡吃掉？”

“对！大家都这么想。”杜红平静地回答。

“咳，太好了！”吴队长高兴地顺手扬起粪铲子砍掉一个杂树叉子，夸赞地说：“你们真不愧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有志气！你们在这扎下根来，我们贫下中农也早盼着这一天哪。早先你们没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大伙也在想呵，盼哪，啥时候能把这一大片山坡开出来，种上茶，那咱翠云山的云雾茶就会香遍全国了。”

“是呵，”杜红豪爽地说：“社会主义的美好茶山不是想出来的，盼出来的，是靠干出来的。我们这批年轻人既然在茶山扎下根来，就要在山坡上多多开辟茶园。”杜红接着又指着山间的一个荒石沟，满怀信心地说：“你们看，那里又是刚计划进去的二百多亩好水田。”

“你们还打算种粮食？”吴队长惊奇地问。

“虽然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种茶，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杜红认真地说：“明年我们就准备把乱石坡上的茶树栽下去，把荒石沟里的水稻种出来。”

“好！一嘴吃个大旋风，口气不小。”吴队长扬起左手伸出大拇指，“我就是佩服你们年轻人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有句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过——”吴队长迟疑一下，又很关切地说，“副连长，对于困难，也得慎重地考虑呵！”

“想过了。”杜红满怀信心地说，“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这一百多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又经过四年战斗考验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

“说得好！”吴队长一下又来了兴致，“不过，有一样不知道你们靠什么解决？”

“哪一样？”

“水呢？”吴队长摊开两手，“这乱石坡那么高，石头蛋又那么多，土质又那么差，更何况现在还谈不上有土，你刚才说，计划种二百多亩水稻，就是为了你们连，我们队把



山下那一点细泉让出来，又能浇几个蚂蚁洞，插几根秧？”

“嗨，亏得你还是这翠云山下的老长工哩，”杜红爽朗地笑指着前面说：“这平山湖该有多少水？”

“哈！”吴队长喷着雾气笑道：“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想。实话告诉你，我早就这样想过，只是——我手下哪来这伙子青年人？现在，”吴队长又赞赏地说，“光从你们这个宏伟的规划上来看，我就相信你们是会在这扎下根了。不过——这工程也太大了，就看你们青年人的信心了。”

“吴队长，你的意思是从哪里引水？”杜红征询地问。

吴队长举起手里的粪铲子点着平山湖从东山嘴一绕，划到了山脚下：“你看，凭山势，走东山嘴，借深沟，炸开老虎口，多好的水路呵？”

杜红往高处走了几步停下来说：“让水从东山嘴过来，就多绕三里路，再炸开老虎口，水才能流到这面山沟里。山上乱石坡得不到水，照样开不成茶园，你们大队的梯田也照样得不到水，我们翠云山还是不能大变样。”

“可以再把水扬到山上去嘛！”吴队长故意挺了挺胸，好象胸有成竹地说。

“照你这样说，还要再建个扬水站？”杜红闪着明亮的眼光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多快好省地建设茶山？”

“对，对，应该多快好省，可——”吴队长象是求援似地望了老宛一眼说：“除了这条道，还能有什么好办法，难道还能有啥办法把水从翠云山顶上吸过来？”

老宛也仔细地看了一下山势，细细地琢磨着。他知道，